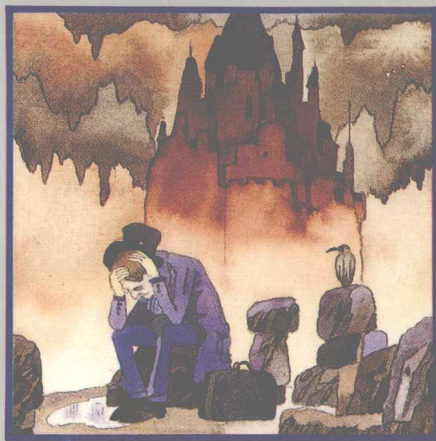


WW 外國文學名著精品

DAS SCHLOSS DIE VERWANDL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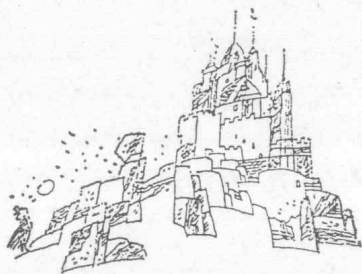
城堡
變形記

[奧] 卡夫卡著



Franz Kafka

浙江文藝出版社



DAS SCHLOSS
DIE
VERWANDLUNG

城堡 變形記

浙江文藝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刘微亮

封面画:郑凯军 钱继伟

装帧设计:梁珊 靳斌

Franz Kafka

DAS SCHLOSS, DIE VERWANDLUNG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3

城堡 变形记

[奥]卡夫卡著

韩耀成 李文俊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280000 印数00001—31000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5339-0733-7/I·682 定价:10.80元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编委会

主编：李文俊

编委：王智量 乐黛云 朱炯强 华宇清

刘微亮 严永兴 李 力 李明滨

吴德艺 沈念驹 宋兆霖 张佩芬

范大灿 林一安 罗 芑 金志平

倪蕊琴 唐月梅 陶 洁 黄源深

董衡巽

(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列)

出 版 说 明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收入外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均为全译本。这套丛书的选目主要是在国内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规定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的基础上,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及部分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商定的。入选的作品均为既有相当艺术价值、又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欢迎的名著。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书后还附有国外权威人士和国内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各一篇。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既可以配合大学教学,也可以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阅读收藏,实为广大高校学生、研究教学人员和文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籍。

这套丛书在编选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国家教委、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目 录

城 堡	韩耀成译	1
变形记	李文俊译	289

附录

《城堡》简论	[奥] 马克斯·勃罗德	337
说不尽的《城堡》	韩耀成	345

城堡



城聖



第一章

K 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K 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洞的天宇。

随后，他就去找住处。客店里的人还没有睡，店里虽然没有空房了，而且老板对这位这么晚才来的不速之客也颇感意外和迷惑，不过他还是想让 K 在店堂里的草包上睡一夜。K 表示同意。几个农民还在喝啤酒，但是 K 不想同别人交谈，自己到阁楼上去了拿了个草包来，挨炉子铺好，就躺下了。这里很暖和，农民都静了下来，不吭声了，K 用疲惫的眼光把他们打量一会之后就睡着了。

但是，过不多久，他便被人叫醒。店里来了一位年轻人，城里人穿着，长着一张演员似的脸，窄眼睛，浓眉毛，正同老板一起站在 K 的身边。农民还在那里，有几个还转过椅子来，以便看得清楚、看得仔细一些。年轻人因叫醒了 K 而谦恭地向他表示歉意，并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城堡守卫的儿子，接着说：“这村子隶属城堡，在这里居住或过夜的人就等于居住在城堡里或在城堡里过夜。未得伯爵允许，谁也不得在此居住或过夜。可是，您并未获得伯爵的许可，至少是您并未出示这种许可。”

K 抬起半个身子，用手理理头发，仰首望着他说：“我是迷了

路闯进哪个村子了？难道这里是城堡？”

“那当然，”年轻人慢条斯理地说，这时店里的人都在摇头，“这儿是韦斯特韦斯特伯爵大人的城堡。”

“住宿一定要有许可证？”K 问道，仿佛想证实刚才得到的通知也许是做梦。

“一定要有许可证，”年轻人回答，并伸出胳膊指着店老板和顾客问道：“难道可以不要许可证吗？”话里显出对 K 的极大嘲笑。

“那么，我得取张许可证啰，”K 打着哈欠说，一边推开毯子，像是要站起来似的。

“是啊，那您向谁去取呢？”年轻人问道。

“只好到伯爵大人那儿去取啦，”K 说，“没有别的办法。”

“半夜三更的，去向伯爵大人讨许可证？”年轻人嚷着，往后退了一步。

“不行吗？”K 平静地问道。“要不您干吗把我叫醒？”

年轻人一听，立即火冒三丈。“乡下佬不懂规矩，跑这儿来撒野！”他嚷道。“您得对伯爵的主管部门放尊重点！我叫醒您，是要通知您必须立即离开伯爵的领地。”

“别开玩笑，”K 说，声音轻得出奇，随即又躺下，盖上毯子。“您的玩笑开得过分了，年轻人，明天我还要理论理论您的态度呢。如果要我提出证人的话，那么店老板和那儿的诸位先生全都是见证人。另外，可以告诉您，我就是土地测量员，是伯爵让我来的。我的几位助手将于明天带着仪器坐马车来。我因为不愿错过在雪地里步行的机会，不过我有几次走岔了路，所以很晚才到。现在到城堡里去报到，确实太晚了，这一点在您的教训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因此才勉强在这张铺上暂住一夜。说得温和点，您刚才很没有礼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晚安，先生们！”说完，K 就向着火炉转过身去。“土地测量员？”他听到背后犹豫地在问，接着便是一片沉默。但是年轻人马上就恢复了镇定，对店老板说，嗓门压

得相当低，以示不打扰K的睡觉，但为了让他听见，声音还是够高的：“我去打个电话问问。”怎么，这个乡村客店也有电话？设备不错呀。就这事来说，K倒吃了一惊，但总的来说，这当然是在他预料之中的。原来，电话机几乎就在他的头上，只不过他睡意正浓，没有发现。倘若年轻人真的要打电话，那么，即使他心眼再好，总还免不了要打扰K的睡眠的，现在的问题是K让不让他打。他决定让他去打。这样，假装睡着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他便翻过身来仰躺着。他看见农民怯生生地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说，来了个土地测量员，那可不是件小事。厨房门打开了，大块头老板娘往那儿一站，把门都挡了，老板蹑着脚尖向她走去，把发生的情况告诉她。现在开始打电话了。城堡守卫已睡，但弗里茨先生还在，他是副守卫之一。年轻人说，他叫施华茨，他报告说，他发现了K，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衣服褴褛，安静地睡在草包上，头枕一个小背包，旁边放了根有节的手杖，伸手可及。他说，他自然很怀疑此人，因为店老板显然失职，所以他，施华茨，就有责任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说，他已把此人叫醒，盘问了他，根据规定要他离开伯爵的领地。可是K的反应却是很不耐烦，就他后来所表现的态度来看，也许他有些道理，因为他硬说是伯爵大人雇来的土地测量员。当然，对于这种说法加以核实，至少是他例行的职责，因此施华茨请求弗里茨先生问问中央办公厅，是否真有这么一位土地测量员要来，并将查询结果马上电话告知。

接着就静了下来，弗里茨在那边查询，这边在等着答覆。K还是那么躺着，连身都没有翻，眼望屋顶，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施华茨恶意和审慎兼有的报告使K得到这么一个印象，觉得城堡里的人很有点外交素养，就连施华茨这样的小人物也深谙此道。另外他觉得，城堡里的人都克尽职守；中央办公厅还值夜班，因为弗里茨的电话已经来了。看来对方的回答非常简短，因为施华茨立即生气地挂上了听筒。“我不已经说过了吗！”他嚷道。“一点土地测量

员的迹象都没有，是个卑鄙的、招摇撞骗的流浪汉，也许比这更糟。”刹那间K想到，这儿所有的人：施华茨、农民、老板和老板娘兴许会一齐向他扑来。为了不吃眼前亏，至少要躲开第一次袭击，于是他便连头钻进了毯子底下。这时电话铃又响了，K觉得铃声似乎特别响。他慢慢伸出头来。虽然这个电话并不见得又跟K有关，但大家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施华茨再次去接电话。他听那边作了一个很长的说明后，便低声说：“那么说是搞错了？我觉得很难堪。主任亲自打了电话？奇怪，奇怪。叫我怎么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解释呢？”

K仔细地听着。这么说，城堡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这对他并不利，因为这表明，城堡里的人对他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并且权衡了力量对比，欣然接受了这场较量。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他，他可能会得到比预先所希望的更多的自由。如果他们以为，通过居高临下地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就可以吓得他永远提心吊胆地受他们控制，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他只感到稍稍有点发颤，仅此而已。

施华茨怯生生地向他走来，K挥挥手让他走开；大家催促K搬到老板房间里去，但他拒绝了，他只从老板手里接过一杯安眠酒，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还没等他开口，店堂里已经空了，因为大家都已转过脸，争先恐后地出去了，生怕明天被他认出来。灯熄了，他终于有了安静。他睡得很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夜里一两次有老鼠从他身边窜过，也没把他惊醒。

据老板说，他的全部食宿费都将由城堡支付。吃过早餐，他就想马上进村。K想起店老板昨天夜里的态度，所以一直不怎么搭理他，可是老板带着默默的恳求老是围着他打转，K对他倒有点怜悯了，便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一会儿。

“伯爵我还不认识，”K说，“他说，活干得好付给的钱就多，是

吗？像我这样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从老远跑到这儿来的人，都是想挣点钱带回家的。”

“这方面先生你倒不用担心，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工钱少的。”——“那好，”K说，“我可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当着伯爵的面我也会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不过能心平气和地同这些大人们打交道，那当然就更好了。”

店老板坐在K对面临窗长凳的边上，不敢舒舒服服地坐着，他那褐色大眼睛一直怯生生地盯着K。起初他还挪得挨K近了点，现在又仿佛巴不得溜之大吉的样子。他是怕K向他打听伯爵的情况？他把K当成了“大人”，是怕这位“大人”不可靠？K不得不转移老板的注意力。他看看表说：“我的助手快要到了，你能安排他们在这儿住下吗？”

“当然，先生，”他说，“可是他们不跟你一起住在城堡里吗？”
难道店老板如此轻易地乐意丢掉这些客人，特别是K，无条件把他让给城堡吗？

“这还说不准，”K说，“我先得弄清楚，他们要我干的是什工作。比方说，要是让我在这儿山下工作，那么住在这儿就更方便些。再说，我怕山上城堡里的生活我过不惯。我是喜欢自由自在的。”

“你不了解城堡，”店老板低声说。

“那当然，”K说，“不应该过早地作出判断。眼下我只知道那儿的人很善于挑选合格的土地测量员，除此之外我对城堡就一无所知了。也许那儿还有其他优越性。”说着他就站了起来，想摆脱这位心神不定地咬着嘴唇的老板。想要赢得此人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K正要走的时候发现墙上的黑镜框里镶着一幅黑色的肖像。他从铺上就已经发现，但是因为距离远看不清镜框里的东西，还以为框里的像已经拿掉了，看到的只是一块黑框底呢。可是现在看

到的，确是一幅画像，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的半身像。他的头低垂及胸，几乎连眼睛都看不见，看来那高而沉的额头和结实的鹰钩鼻似乎是使他耷拉着脑袋的主要原因。由于头部姿势紧紧压着下巴颏，所以他的两腮就往下披垂着。他的左手五指分开插在浓密的头发里，但也无法把脑袋撑起来。“这是谁？”K问。“是伯爵？”K站在画像前，并没有转过来看店老板。“不是，”店老板说，“是守卫。”——“城堡里的一位漂亮的守卫，这是真的，”K说，“可惜，他生了一个如此没有教养的儿子。”——“不是，”店老板说，同时把K往下拉一点，凑着他的耳朵低声说道：“施华茨昨天是吹牛，他父亲只是个副守卫，而且在副守卫中位置也是排在最末的一个。”在这瞬间，K觉得店老板像个孩子似的。“无赖！”K笑着说，但店老板没有跟着笑，而是说：“他父亲权势也大着哩！”——“去吧！”K说。“你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势。认为我也有吧？”——“你，”老板胆怯地，但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认为你有权势。”——“你确实很善于观察，”K说，“说实话，权势我真的没有。因此我对有权势的人的尊敬一点也不比你差，只是我不像你那么老实，我总不愿意承认这一点。”K在店老板的脸颊上轻轻敲了一下，以安慰他并表示出友好的姿态。他倒的确微微一笑。他确实是个大小子，脸蛋挺嫩，几乎还没长胡子。他怎么会娶这么个身宽体胖，年纪又比他大的老婆的？此时K从旁边的小窗户里看到她正在厨房里甩开膀子忙活呢。现在K不想继续追问他了，免得把好不容易才逗他出来的一点笑容驱跑。他只是向他打了个手势，让他把门打开，于是便出了客店，置身于晴朗的冬天的早晨中。

现在，在清新的空气中他清楚地看到了山上城堡的轮廓，到处覆盖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雪衬托出各种形状，使城堡的轮廓格外分明。山上的雪似乎比这村里少得多，K在村里走起来一点不比昨天在大路上走省劲。这里的雪很厚，一直堆到茅舍的窗户，再往上一片低矮的屋顶上又积满了雪，但是山上就没有那么多的雪，一切都

自由自在地、轻松地显露着，至少从这里看是这样。

总的来说，从这里远处来看，这座城堡是和K的预想一致的。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堡，也不是新的豪华建筑，而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有几座两层楼房和许多紧紧挨在一起的低矮的小房子；要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真会以为它是一座小城呢。K只看见一个塔楼，至于它是住房建筑上的还是教堂上的塔楼，还看不清楚。成群的乌鸦在尖塔周围盘旋。

K的眼睛盯着城堡，继续往前走，别的什么也不想。可是走近一看，这座城堡使他大失所望，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寒伧的小镇；聚集着一片农舍，其特点是，也许所有的房舍都是用石头建造的；但是墙上涂的石灰早已剥落，石头好像也要塌下来的样子。霎时间K想到自己故乡的小镇，它绝不比这个所谓的城堡差。倘若K只是为了参观而来，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太不值得了，他要是聪明一点，还不如回到故乡去看看，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他在脑子里把家乡教堂上的尖塔同山上城堡里的那座塔楼作了一番比较。家乡教堂的那座尖塔线条分明，巍然屹立，越往上越尖，宽阔的塔顶砌着红色的砖瓦；是一座人间杰作——谁还能造出更好的来？——而且它比那些低矮的住房有着更高的目的，比黯淡忙碌的日常生活有着更为鲜明的蕴含。这里山上唯一可见的塔楼，现在看出是一所住宅的，也许是城堡主建筑物的塔楼，它是一座单调的圆形建筑，有些地方被大发慈悲的常春藤覆盖着，窗户很小，现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有点神经错乱——，塔顶有点像阳台，雉堞很不牢固，没有规则，破碎不堪，像是由哆哆嗦嗦或漫不经心的小孩堆起来的，呈锯齿形映衬在蓝天下。这仿佛是一个患了忧郁症的人，本来理应关在这屋子的最僻静的房间里的，但他却捅破屋顶，站了出来，向众人显示。

K又停了下来，仿佛站立着他会增添更多判断力似的。可是他受到了干扰。他站立的地方是村里的教堂——它本来只是一间祷

告室，为了能够容纳教区的教徒，才扩建成一座仓库似的教堂。教堂后面是一所学校。一座又矮又长的房子兼有临时性和古老的特点，坐落在围着栅栏的园子后面，园子现在则变成了一片雪地。这时候学生正跟着老师走出来，学生在老师周围围了厚厚的一层，个个都望着他，七嘴八舌讲个不停，他们说得很快，K一点也听不懂。老师是个小个儿青年，肩膀狭窄，身子挺直，但并不显得可笑，他从老远就已经注视着K了，因为除了他那些学生外，周围就只有K一人。K是外地人，便首先向这个司令官似的小个子打招呼。“您早，先生，”他说。孩子们一下子都不吭声了，也许这位老师喜欢有一刻突然的静默，好有个斟酌词句的准备。“您在看城堡？”他问，语气比K预期的温和得多，但他那种语调表明，仿佛他不赞成K的行为。“是的，”K说，“我对这儿不熟，昨天晚上才到。”——“您不喜欢这城堡？”老师很快就问道。“怎么？”K反问道，稍稍有点诧异，接着以缓和的口气又问了一次：“问我喜不喜欢城堡？您怎么会以为我不喜欢城堡？”——“没有一个外来人喜欢城堡，”老师说。为了避免在这里说出一些不得体的话来，K便改变了话题，问道：“我想，您是不认识伯爵的？”——“不认识，”老师说着，想转身走了。但是K并不死心，又一次问：“怎么？您不认识伯爵？”——“我怎么会认识伯爵？”老师低声说，接着用法语高声加了一句：“请您留意，这里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呢。”K从这句话里抓住了继续提问的理由：“老师，我改日来拜访您行吗？我要在这里住很长时间，可我现在就已经感到有点寂寞了；我不是农民，大概也不会到城堡里去。”——“农民和城堡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老师说。“也许是吧，”K说，“这都改变不了我的处境。我可以去拜访您吗？”——“我住在天鹅胡同肉铺店老板家。”虽然这只是给了个地址，并不是邀请，可是K却说：“好，我一定来。”老师点点头，领着学生走了，孩子们马上就又叽叽喳喳说开了。不一会他们就消失在一条陡峭的小胡同里。

可是K怎么也不能把思想集中起来，他为这次谈话感到恼火。来这里以后他第一次感到疲倦了。本来他长途跋涉到这里一点也不觉得累，这些天里，他是心情平静地一步步走来的！——但是一路上过度的辛苦现在显出劳累了，而且这劳累出现得不是时候。他想结识一些新朋友，这种强烈的愿望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抗拒，但是每结识一个新朋友，又增加了他的疲倦。但即使在今天的情况下，至少散步到城堡入口处，他的力气还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他继续往前走，可是路很长。这条路，这条村里的大路不是通到城堡所在的山上去的，它只通到靠近山的地方，然后好像是有意的，拐到旁边去了，虽然离城堡不远，但也没有挨近城堡。K一直期待着，心想这条路终归会拐往城堡去的，正因为他怀有这个期待，所以还是继续往前走；显然由于疲惫不堪，他犹豫了一下，想离开大路，村子之长也使他感到惊异，它没有尽头，总是那些小房子和结了冰的玻璃窗，到处是积雪，连个人影也没有——最后他还是离开了这条没有尽头的大路，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这儿的雪更深，把陷在雪里的脚拔出来得费很大的劲，他浑身大汗，突然停了下来，再也走不动了。

不过，他并不是处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左右两边都是农舍。他捏了个雪球，朝一扇窗户扔去。门立即打开了——他在村里走了那么久，这是第一扇打开的门——门口出现一位穿着短皮袄的老农，歪着脑袋，一副和善和虚弱的样子。“可以到您家来歇会儿吗？”K说，“我累极了。”老农说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只见向他推来一块木板，他心里十分感激。这块木板马上把他从雪地里救了出来，他走了几步就到了农民屋里。

这间屋子很大，但光线昏暗。刚从外面进来开始什么也看不见。K摇摇晃晃撞在一只洗衣盆上，一只女人的手把他扶住了。一个角落里孩子在哭叫，另一个角落里蒸气腾腾，使得半明半暗的屋子变得更加昏暗。K像是站在云雾里一样。“他准是喝醉了，”有人